



又酒園詩話目錄

錄

詩不論理

考証

樂府古詩不宜並列

翻案

艷詩

詠事

佳句各有所宜

前失貫

字法

音調

集句

疑誤

杜註

宋人論事失核

野客叢談

劉須溪

用事

末流之變

三偷

詠史

詠物

用意

一聯工力不均

詩嫌于盡

屬對

改古人詩

詩魔

別本

李賀詩註

宋人議論拘執

瀛奎律髓

高英秀

詩話

載西蜀

茗溪漁隱

謝榛詩家直說

不遺

和詩

芥菴詩品

袁石公論詩

譚評蘇詩

載酒園詩話序

古今立言惟聖乃化工若因物肖形而無所端倪次
 焉者則必有其意之所寓言寓而善變莫若莊周氏
 鄙象已為知道故未始藏其狂言余直視為未洞于
 性命敝敝焉欲齊大小一憂樂魏晉宗之為曠達而
 其溪流為禪之大事因緣是其意之所寓之可窺若
 是原所流失則惟詩禮樂之教廢學者拘攣固滯執
 遂必曰曠達為歸而禮樂之失又原于詩無可已興

夫興泚流連花鳥欲述情景止也雖狀三百篇孤臣
獨子羈人思婦之所為而可識鳥獸艸木之名則流
連召叙述奚其病顧關、交交依、灼灼召為興比
則有其義召入詠焉亦賦矣無所為興與比抑所為
賦止因詞撫事匪感事而擣詞故于興以賦指微而
體遠風雅頌又可無置論黃公賀先生家富書而少
力學又克深思召逆其志故立言精而詳

詩話始其餘事要若已歷作者選者心腹腎腸而有

其獨得且折之三百篇召取其衷鍾鏘詩品鏗乎後
矧滄浪須谿而下抑此亦其寓焉爾使究其

識則

白虎通義蘭臺紀傳經世大文裁其手一談藝云乎
哉昔龍門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論史公者過
謂于游俠偵殖三致意由傷李陵之禍余特疑其所
重正在交道彼衛霍炙手李將軍門翳虛無人故于
雖齊耳餘魏其武安侯生毛薛之儔執利古誼極狀
如生意不從可見乎僅自傷莫援殆陋甚今黃公不

得究其用于時天共繼之讀古攷道君淑天下
意固亦有所寓而無如未易窺也即茲編中論少陵
諸將出塞等作愚每一閱不禁心忽為開而神又忽
為之愴嗟乎直談藝云字哉請持此君讀黃公詩且
緣此君請其得諸三百篇者而測聖刪之旨

通家教下弟睦修季拜手書



唐宋詩話緣起

古今說詩者多矣莫不上遡風騷遠稽古漢下逮建安
黃初迄開元大曆而止其別幽扶隱闡揚微渺非無尚
可容人尋繹者正如秦中雖古帝王之都自周歷秦漢
隋唐王氣亦幾幾盡矣余小子稚魯寡學述前人之教
尚苦不足安所容吾辯乎故所揚權斷自唐始又畧於
初盛而詳於中晚以嘉隆以前談詩者視中晚幾如漢
高帝之視後即滇焚度外置之萬曆末年一時推服又
幾於尉佗魍結箕踞以見陸生問與高帝孰賢又如幽
州張直方母謂其下曰天下有貴於我子者乎一則忽

之過卑一則尊之過盛。總非造凌雲臺。秤能令輕重不
濟也。抑余讀前輩遺言。尤薄宋人。然宋人之詩。寔亦數
變。非可一槩視之。至如近人之稱許宋詩。不過喜其尖
新。儂淺。乃南宋中陸務觀一家。亦未能深窺宋人本末
也。故余就所見。特加評隲。復成一卷。附之篇末。至勝國
則苦見聞不多。同時又以充棟。難竟假我數年。或有全
書云。九曲阿隱者。賀裳識。

載酒園詩話卷一

曲阿賀裳黃公論次

詩不論理

男易簡位成
對達敏功二校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
山春陵行。孟東野游子吟。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
詩。真是六經鼓吹。樂天與微之書曰。文章合為時而著。
歌詩合為時而作。然其生平所負。如哭孔戩諸詩。終不
諧于眾口。此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理與辭
相輔而行。乃為善耳。非理可盡廢也。
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

之過卑一則尊之過盛。總非造凌雲臺。秤能令輕重不
淆也。抑余讀前輩遺言。尤薄宋人。然宋人之詩。寔亦數
變。非可一槩視之。至如近人之稱許宋詩。不過喜其尖
新。儂淺。乃南宋中陸務觀一家。亦未能深窺宋人本末
也。故余就所見。特加評隲。復成一卷。附之篇末。至勝國
則苦見聞不多。同時又以充棟。難竟假我數年。或有全
書云。九曲阿隱者。賀裳識。

載酒園詩話卷一

曲阿賀裳黃公論次

詩不論理

男易簡位成
對達敏功三校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
山春陵行。孟東野游子吟。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
詩。真是六經鼓吹。樂天與微之書曰。文章合為時而著。
歌詩合為時而作。然其生平所負。如哭孔戩諸詩。終不
諧于眾口。此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理與辭
相輔而行。乃為善耳。非理可盡廢也。

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
詩話

卷一
見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塵。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

論詩雖不可以理拘執。然太背理則亦不堪。溫飛卿博山香爐曰。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二聯形容香煙之斜正聚散。雖紆曲猶可。末云見說楊朱無限淚。可能空爲路岐分。因煙而思及淚。因淚而思及楊朱。用心真爲僻奧。但燒香亦太濃矣。恐不是解。見若如義山所云。獸焰微紅。隔雲母。安有是事。○王元之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

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佑曰。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余以且莫問雷同古人。但安有花枝吹折鶯不飛去。和花同墜之理。此真傷巧。

用事

西清詩話稱少陵用事無跡。如繫風捕影。因言五更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搥漁陽操。其聲悲壯事。二峽星辰影動搖。乃用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事。余意解則妙矣。然少陵當日正是古今貫串于胸中。觸手逢源。譬如林和麩蘖而成醴。嘗者更辨其孰爲黍味。

孰爲麥味耳。

唐哥舒翰與祿山將崔乾佑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與賊互疑忽隱不見是日昭陵奏石馬汗流李晟平朱泚義山作詩引之天教李令心如石可待昭陵石馬來蔡寬夫曰此與少陵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同一等用事但知推奉西平不知于昭陵似不當不知可待二字語甚圓活何嘗有傷卽謂其貶刺哥舒作者亦無此意何況昭陵按杜詩作于天寶五載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公自洛歸應詔途次昭陵而作時祿山未叛公詩自言靈爽赫奕耳蔡真遺瀆義山西溪詩野鶴隨君子寒松揖大夫上句用穆玉蘭

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事下句則秦皇避雨事也其意則自傷淪落荒野所見君子惟有鶴大夫惟有松而已思路雖深神韻殊不高雅

落花詩宋人推宋莒公兄弟漢臯珮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粧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余意三詩俱善形容語亦工麗若使事着題又無痕跡當以子京爲第一伯序次之襄公又次之將飛已落不問而知爲落花余公詩如不讀至清賞又成經歲別再不看題幾疑爲悼亡矣此皆祖于義山咏蜂宓如腰細難勝露趙后身輕

欲倚風思路至此真爲幽渺。至山谷咏竹而曰程嬰杵
曰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終嫌晦澁。此不過言苦節
二字耳。

歐梅惡西崑之使事。力欲矯之。然如梅聖俞咏蠅曰。怒
劍休追逐。凝屏謾指彈。亦事也。豈言出其口而忘之乎。
余意俗題不得雅事。襯貼何以成文。但不宜句句排砌。
如類書耳。

宋人論詩。多用心于無用之地。風氣使然。名家不免。如
山谷之注喚起催歸爲二鳥。魯東坡之餽寶玉樓銀海。
事則然矣。然並無佳處。韓詩不過平常。蕪語匪不免粗。

豪之累作詩。用意固當于其大者。不在尺尺寸寸。

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運用耳。石崇以蠟代薪。釜中
之味。不因而加腴。桓溫以竹頭治舟。遂成平蜀之功。如
顧况哀田詩。頗鄙樸。務觀用爲戲遣老懷。曰阿囷畧如
郎。罷意便成一則典故。且語雖謔而有情致。此能化俗
事爲雅者也。又羅景綸猫捕鼠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
狸奴雖小策。勳奇拖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此唐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事也。猫捕鼠本
俗事。不足入咏。得此映帶。遂雅。

晉荀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久之以守尚書。令甚惘惘。

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池，諸君賀我耶？故後人呼中書爲鳳池。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樂非真有鏡。荀非真有池也。飛卿和太常嘉蓮詩曰：同心表瑞荀池上，半面分粧樂鏡中。推其意，不過言蓮生池內，池內水澄如鏡，照見花影耳。却如此使事，反覺支離。卽戔啓中，已屬混語。况入之于詩，後有厭薄崑體者，正此種流弊。

語有乍看似佳，細思則滄痛百出者。如戴敏才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亦大費雕鏤而出。但花雖畏風，非臺可避。用飛燕事，殊不當。修月事，見西陽雜俎。然伐樹何必修月之斧，修月之斧亦非人間所有。若用吳剛伐樹事，又與修月無干。總之，止務瑰奇，不求妥貼。以眩俗目可耳。與風雅正自徑庭。○陸務觀梅花詩：屑玉定煩修月戶，亦用修月事。語却佳。以玉與梅花同白，比擬便有情也。然堆金難買破天荒，却俗。

考証

遜齋閒覽曰：杜牧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此辨甚正。按陳鴻長恨傳敘玉妃授方士語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將半，休侍衛于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之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白詩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正詠其事。長生殿在驪山頂，則暑月未嘗不至。華清牧語未爲無據也。然細推詩意，亦止形容楊氏之專寵固不沾沾求核。正如義山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致堯則曰：密旨不教江令醉，麗華含笑認皇慈。蓋總

以鳥倖臣狎客之態，惟在得其神情，原不拘于醉不醉。直所謂淡粧濃抹兩相宜也。無容膠執耳。○劉禹錫哭呂衡州曰：遺草一函歸太史，孤墳三尺近要離。若必拘拘切合，則要離塚在吳，舊唐書稱溫自衡州還鬱鬱不得志而沒。秦吳相去數千里，不亦太失事實乎？然總以形容旅櫬藁葬之悲，所謂鏡花水月不必果有其事，然用事亦有不可不詳辨者。如東坡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却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偕老，天女維摩總解禪。按伯仁語仲智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則阿奴乃絡秀之子，與伶玄樂天不倫，可謂大謬。當日開林

或安東耳。不應子瞻不辨。當係一時筆誤。或後人傳寫之訛。又仲智對母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頷以呼嵩。嵩又以呼謨。豈周氏盡以阿奴稱弟耶。但加之于浚。殊無所本。○按東坡爲高密建安兩郡王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制曰。舉觴座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足辨前詩係校者之誤。○江鄰幾哭蘓子美曰。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二語殊勝夢得前詩。子美坐宴客謫官。沒于吳中。故用臯橋事尤切。蓋使事雖不必拘確切。則尤妙。但不必過于吹毛。

近代浦長源送人詩。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相傳爲佳句。按晉陵頗無山色。可觀馬頭所見者。猶然梁溪山耳。作詩時。惟計程途。不考事實也。

文人與酬落筆。往往不自知其。陳伯玉則有吾聞

山相。乃屬放麈翁。李遐叔則。何忍嚴子陵。羊裘死荆棘。陳縱失記孟孫。李不應忘却加足帝腹事也。語雖可傳。事則終誤。

末流之變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

如鄭谷受知于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臯橋廡下。賃春婦與臨印當爐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宋陸務觀本于曾茶山。茶山生硬粗鄙。務觀逸韻翩翩。此鶴巢之出鸞鳳也。

樂府古詩不宜並列

凡編詩者。切不可宜以樂府編入七言古。如柳詩楊白花。風。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鷓起。真可謂微而顯。宛肖胸中所欲言。然不先知胡太后事。安知此詩之妙。

三偷

謝惠連擣衣詩曰。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至張籍曰。紵歌則曰。裁縫長短不自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則曰。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雖語益加妍。意實原本于謝。正子瞻麻云。鹿入公庖。饌之百方。究其所以美處。總無加于煮食時也。然庖饌變換得宜。實亦可口。又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令狐楚贈曰。幾度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裏。猶自在遼西。張仲素更曰。裊裊城邊柳依依。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或反語以見。

奇或循蹊而別悟若盡如此何病于倫

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
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杜牧
之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
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韋端已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
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三詩雖
各詠一事意調寔則相同愚意偷法一事誠不能不犯
但當為韓信之背水不則為虞誦之增竈慎毋為邵青
之火牛可耳若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究亦非是
升菴曰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髮鬢想蕙靈乃推上

落月屋梁之所祖余以杜雖本于謝杜語殊勝綺窗蕙
質未免修飾屋梁顏色自是老氣也至杜審言水作琴
中聽溫庭筠化為偶逢秋澗似琴聲又似韻勝其質古
有出藍生水之言良然

隱居語錄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
于已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李華弔古戰場曰
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
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蓋工于前也余以以文為詩此謂之出處何得為蹈襲
若如此苛責則作詩者必字字杜撰耶○又如宋錢希

白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陳後齋以爲本于韋蘓州
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余以韋是
飛去之後。花枝白裊。力在飛字。錢乃初集之時。鵲與枝
同。裊景尤可愛也。意不相同。何妨並美。
杜牧邊上聞笳詩。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
遊人一聽頭。先白蘓武曾經十九年。令狐楚塞上曲。陰
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一望天連海。蘓
武曾將漢節歸。二詩同用蘓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于
心歎。令狐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
語爲詠史。無論蹈襲可耻。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

聶夷中詩有古直悲涼之氣。但皆竊美于人。如鋤禾日
當午。汗滴禾下土。李紳詩也。但改一田字。上加以父耕
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如生
在綺羅下。君淚濡羅巾。本東野征婦怨。移其次篇後四
語于前。前篇則刪前四句。第改綠羅爲綺羅。千里爲萬
里。羅巾常在。手爲今在手。今得妾隨身。爲日得隨路塵。
如得風爲如煙飛。至欲別牽郎衣。則直用無所更定。夫
偷語爲鈍賊。茲更直盜其篇。較之館職諸公。擄扯義山
作劫尤劇矣。吾不能爲之曲說。
凡盜法者。妙于以相似之句。用之相反之處。如陳堯佐

千里好山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寫酣適之景。如見
至楊萬里梧桐夜雨詩。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
初醒。又覺淒風滿目。如此相同。不惟無害。且喜其三隅
之反矣。又喬知之長信宮樹。日餘花鳥弄盡新葉。蟲書
遍。沈佺期芳樹。日啼鳥弄花。踈游蜂飲香。遍二語頗相
似。然喬乃高秋。沈則春暮也。沈咏芳樹。故用游蜂飲香。
長信班婕妤所居。班以團扇詩傳。故只寫秋意。語雖屬
下筆各有斟酌。

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
日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

閨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
春風到洛城。顧况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
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濶五字。有搔首踟躕之
態也。然皆本于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
里。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
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則又竿頭進步妙于奪胎。
○韓偓哭花。若是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韋莊
殘花十日笙歌一宵夢。苧蘿煙雨失西施。兩君同時當
非相襲。然韓語自勝。
盜法一事。詆之則曰偷勢。美之則曰擬古。然六朝人顯

據其名。唐。人。每。陰。竊。其。實。雖。謂。之。偷。可。也。獨。宋。人。則。偷。亦。不。能。如。介。甫。愛。少。陵。鈎。簾。伯。鷺。起。九。葉。流。鶯。轉。後。得。句。云。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于。杜。人。亦。謂。之。然。二。語。何。異。截。鶴。脛。而。使。短。直。與。雪。白。後。園。僧。等。耳。此。真。房。太。尉。兵。法。

詩家雖厭踏襲。劉安不用萊蕪仔細看管取明
各强健豈不人翻子美斫却月中桂

更多爲月中幸有五田地何不中央種兩姓
之再夢也

翻案

晚唐人多好翻案如溫飛丁可但得戚姬甘定分一
應真有紫芝翁徐寅則有張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楊
死報君此猶陰平之師出奇倖必則可才認爲
止壺頭之困

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詩猶可觀然意在翻案如

里傳消息好在鹽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
人生失意無南北其後篇益甚故遭人彈射不已至高
季迪長篇則翻案愈奇結句口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
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意則
正矣有此事不恐終是文人之語非兒女子之言也余

因思此題終不及儲光義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
漢國詞朝來馬上箜篌引稍似宮中閒夜時大都詩貴
入情不須立異後人欲求勝古人遂愈不如古耳○又
郭代公曰自嫁單于國長啣漢掖悲容顏 憔悴有其
畫圖時樂天則曰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似此翻案却佳蓋
尤爲切情合事也

咏史

詠史詩雖是意氣棲託之地亦須比擬當于其倫如漢
業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

道方圖雍齒封嗚呼是徒知進言之易不知中節之難
也隆準公雖云大度城府實較重哩尤甚非沙中偶語
必不可乞雍齒之封不至固陵不可爲韓彭乞地也昔
人稱留侯善藏其用此語最當若知無不言臣子之義
宜爾抑知躁之與瞽亦侍君子者之所當戒耶○又曰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尚雄夸東陵豈是無能者
獨傍青門手種瓜此詩乍觀則佳細思則謬邵平身居
侯爵不能救秦之亡何稱能者觀其說蕭相國蓋一明
哲保身之士耳絳灌與高帝同起徒步少困閭里言
秦之失人反以其屠販爲笑乎吾亦知介甫是寄托之

言終傷輕率。至咏王章曰：區區女子，無高意，追憶牛衣。煖卽休。此論却高，非俗子可到。○輕刑死人衆，短喪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灑陵。丘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此詩亦美而未善。大公目無千古，初見神宗，問唐太宗何如主，卽云：太足法。當以堯舜爲師，宜其并薄漢文也。究所設施，民愁神宗之世，安能及文帝萬一。從來文人多好妄語，最可惡者如薛能之薄諸葛，然猶是書生大言耳。介甫則實有一種沾沾自負處。此詩已爲異日復肉刑嚙矢。子瞻作秦穆公墓詩曰：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忍用其良，乃知二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語意高妙，然細思之，終是文人翻案法。黃鳥之詩曰：臨其允，惴惴其慄，感恩而殺身者，然乎。讀者毋作癡人前說夢可也。

子由曰：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余以此言太謬，丕之于漢，豈若楚之于周哉。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豈得與共主尚存者等。

人惟忘情者，能作極不情之事。如柳下惠坐懷不亂，是也。真如浮雲過太虛，無一毫計較沾帶。孔子見衛夫人，卽此種力量。李華咏史曰：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

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禽恒獨處深巷。生禾黍城上
生海雲。城中暗春雨。適來鳴珮者。復是誰家女。泥沾珠
綴履。雨濕翠毛簪。電影閉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
曲。采蘋兼采菜。歸徑雖可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且獨。
願許君家宿。徒勞惜衾枕。子不顧雙蛾。艷質誠可重。淫
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城闕成陝隨。則此女直一登墻。
窺宋之東家。展先生亦特一魯男子耳。此欲形其介反。
失聖人之大也。○咏四皓曰。後代無其人。戾園滿秋草。
暗詠太子映光王。瑤鄂王。塔之事。可謂切妙。然如劍闌
驪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竭來趨灑掃。一何直

顛。當時潛移默奪。寧至作此語言。至賈幼鄰咏馮昭儀。
當熊曰。王孫莫諫獵。賤妾解當熊。爾日捐軀衛主。正倉
卒中計。無復之之事。豈恃此而遂任其君。冒險一場好
事。被鈍筆敘壞。大不解事。

艷詩

正人不宜作艷詩。然毛詩首篇卽言河洲窈窕。固無妨
于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唐崔灝崔國
輔皆以艷詩名。司勳較司馬則殊有蘊籍。如愁來欲表
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尚是止乎禮義。至時芳不待
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語雖工。未免

激而傷雅。○王龍標忽見陌頭楊柳色。卽時芳不待妾
意也。妙在不說出悔教夫婿覓封侯。亦卽此悔。但悔得
稍正。

王適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徐安期不須
面上渾粧却。留看雙眉待畫人。蔡環但恐愁容不相識。
爲教恒着別時衣。皆草蟲。杖杜之遺音。飛蓬曲局之轉
境也。卽劉希儀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徐
安期曲成遙憶青蛾歛。調意遙憐玉指寒。銀鑰重關聽
未闢。不如歸去。夢中看尚寫虛景。不失漢廣秣駒之意。
至元稹杜牧李商隱韓愈而上宮之迎。堦垣之望。不惟

極意形容。兼亦直認無諱。真桑濮耳。孫也。○元白溫李
皆稱艷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
處。一篇爲難堪。餘猶國風之好色。飛叩曲巷斜臨翠羽
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劃。杜紫微極爲狠。

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

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于旗亭北里間。自一樓

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醒懶相

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真是

浪子宰相清狂從事。

唐人艷詩妙于如或見之。如崔灝問來鬪百草。度日不

成粧儼然一閨秀。王維散黛恨猶輕。挿釵嫌未正。同心
勿遽游。幸待春粧竟儼然。一宮嬪。韓致光隔簾窺綠齒。
映柱送微波。直畫出一手語之紅綃矣。

孟襄陽素心士也。其庭橘詩並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
一何婉昵。至若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真有生香真
色之妙。覺老杜香霧雲鬟清輝玉臂未免太宮樣粧矣。
王諷閨怨曰。昨來頻夢見。夫婿莫應知。情癡語也。情不
癡不深。然其後庭怨曰。獨立每看斜日盡。孤眠直至殘
燈死。述離至此。毋論作詩當以此爲轉步。人事亦或宜
有此感通。○張潮江風行曰。南賈歸欲盡。君今向巴東。

巴東有巫山窈窕神女顏。常恐游此方。果然不知還。亦
以癡而入妙。○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卽
小雅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意妙得風聞恍惚驚疑不定
之意。○劉方平京兆眉曰。新作蛾眉樣。誰將月裡同。有
來凡幾日。相效滿城中。似嘲似惜。却全是一片矜能炫
慧之意。筆舌至此。可謂入微。

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宜強作以備體。李獻吉一代大手。
輕艷殊非所長。效義山作無題曰。班女愁來賦興豪。豪
字顛甚。閨閣語言。寧傷婉弱。不宜壯健耳。

詠物

咏物詩惟精切乃佳。如少陵之咏馬咏鷹雖寫生者不能到。至于晚唐氣益靡弱。間于長律中出一二俊語。便囂然得名。然八句中率着牽湊。不能全佳。間有形容入俗者。如雍陶白鷺詩曰。立當青草人先見。傍白蓮魚未知。可爲佳絕。至一足獨奉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已成俗韻。此粘皮帶骨之累也。末句林塘得爾須增價。况是詩家物色宜。竟成打油惡道矣。鄭谷以鷓鴣詩得名。雖全篇句淨。警句竟不如雍。如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過淡淡寫景。未能刻畫。又崔珣鴛鴦詩。凡數章。其佳句如。暫分煙鳥猶回首。只渡寒塘亦並

飛溪頭日暖眠。沙穩渡口風寒浴。浪稀紅絲毳。落眠汀處。白雪花成蹙。浪時亦微有致。但神似亦不及雍也。至映霧盡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語雖可觀。然遜之瓦與錦。終屬牽曳。又琴上只聞交頸語。窗前空展共飛詩。亦鄭谷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類耳。至翡翠莫誇饒彩飾。鸚鵡須羨好毛衣。益枵然告匱。不復能掛馬而秣。以應客。樂天鶴詩。低頭祇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意態俱佳。然轉覺鷓鴣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亦不老氣也。至宋人謂詠禽須言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此論亦僻。不足從。

山谷醅醖詩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楊誠齋云此以美丈夫比花也余以所言未盡上言其白下言其香耳又云此詩出奇古人未有余以此亦余宋落花一類總出玉溪固非獨翔余又思此二語雖佳尚不及東坡紅梅詩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尤無痕跡當時却盛稱其海棠詩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猶屏甘鮮而專取厚馥也○嘗歎宋人論詩如飲狂泉如梅聖俞詠艾詩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如此形容真堪發笑較之一足獨拳尤爲惡趣羅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

人何等風致反謂不能臻其妙處如此風氣真詩中百六之運○宋人咏物詩亦自有工者如林和靖蝴蝶詩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神情俱似矣後二語用韓馮莊周事亦佳李君虞日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真似早燕咏物如此晚唐人俱拜下風何論于宋

咏事

東坡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論畫猶得失參半論詩則深入三昧昔人稱退之一間茅屋祭昭王爲晚唐第一余以不如許渾經

始皇墓遠甚。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只是崩。一種
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本咏秦始皇却言漢文韓
原咏昭王廟。此則于題外相形。意味深長多矣。即摩詰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正
以咏餅師婦。佳耳。若直咏息夫人。有何意味。此編詩者
之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少兒
句指秦虢韓留王母玄宗數召方士入禁中頗有神仙
之好。故特借漢武事寓言之。此詩較之飛燕昭陽真風

流蘊籍。

用意

楊文公談苑曰。余知制誥日。與余同考試出義山詩
共讀。酷愛一絕曰。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前殿鬪腰肢。
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
辭寓意如此之深。令人感慨不已。余初讀此語。殊自
然。暨思得之。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妬字耳。
師事載列子。周穆王自崑崙歸。途遇一獻工人。名偃

師。造能倡者。獻王。領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王與戚姬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招王侍妾王大

詩話

賢已集

下

載酒園

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口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皆革木膠漆丹青之所爲。悉假物也。余因自歎其鈍。而羨古人之敏。自此粗知執筆。每舉以問人。亦未有應聲而解者。今人之病。正在求奇字句。全不想古人用意處耳。義山又有亂石一詩。亦深妙。余常選之。而衆以爲疑。余曰。虎踞龍蟠。縱復橫。卽柳州所云。怒者虎鬪。企者鳥厲也。星光纔斂。雨痕生。乃用星隕地爲石。兼將雨則礎潤二意。不須并礙東西路。哭殺厨頭阮步兵。魏步兵厨有美酒。阮籍因乞爲步兵校尉。又常駕車而出。不由徑路。每遇途窮。則

慟哭而返。亂石塞路。有類途窮。此義山寄托之詞。而意味深遠。不解其義。烏知其美乎。義山又有食笋呈座中詩。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寸心。蜀桐詩。枉教紫鳳無啣處。斲作秋琴彈廣陵。亦卽亂石意。但以不使事故語亮然。食笋詩感慨已盡于言內。叔夜死而廣陵散不傳。言外有知音難遇意。此語亦深也。

作詩貴于用意。又必有味。斯佳。義山槿花詩。燕體傷風力。鷄香積露文。殷鮮一相雜。啼笑兩難分。月裡寧無姊。雲中亦有君。三清與仙島。何事亦離羣。此詩殊不可解。余嘗句揣之。燕體句。言花枝媚弱。搖曳風中。猶燕之受

風也。鷄香者。鷄舌香。入直者。含之。言花含露而香似之。蓋以對上燕字耳。第三句言其色。第四句言其態。第五第六又因啼笑句來。以美人喻花。又非凡間美人可擬。故引月姊雲君。以仙島離羣結之。見是天所謫降者。不徒奧僻。實亦牽強支離。有心勞日拙之憾。按月姊二句。又用之。李花詩。當是其得意語。實不然。義山又有李花詩。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前。咏物只須如此。何必詭僻。如前作。又宿晉昌亭。聞鷄禽曰。羈緒鰥鰥。夜景侵高窗。不掩見鷄禽。飛來曲渚。煙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數語。寫景如畫。後聯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雜橘村砧。失

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始以羈緒而感鷄禽。又因鷄禽而思及塞馬楚猿之失偶傷離者。雖則情深。徑路何紆折也。謝茂秦曰。詩貴乎遠而近。凡靜室索詩。心神渺然。西游天竺。國仍歸上黨。昭覺寺。此所謂遠而近之法也。若經天竺。又向扶桑。此遠而又遠。于何歸宿。此詩未免犯此病。

佳句各有所宜

詩中佳句有宜于作絕句者。有宜于作律詩者。如高適哭單父梁少府。本係古詩長篇。集異記載旗亭伶官所謳。乃截首四句為短章。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

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以原詩並觀。絕句果言短意長。凄涼萬狀。雖不載刪者何人。必開元中鉅匠也。朱長文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不惟寫景工。兼有氣象。却是律詩中好語。忽然遽止。令讀者悵悵如失。有蛟龍無股之歎。

一聯工力不均

詩有名爲佳聯。而上下句工力不能均敵者。如夏子喬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陳傳道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唐子西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皆下句勝上句。李濤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則上句勝下句。以此知

工力悉配之難。○宋延清初唐名家。然如秋虹映晚日。固不及下句。江鶴弄晴煙之妙。又江南曲採花驚曙鳥。摘葉餵春蠶。摘葉餵蠶僅一事。因採花而鳥驚一句中。有兩折。亦上句勝也。

前後失貫

作詩宜首尾貫徹。老杜簡蘓侯曰。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磊落在山中。頗有高致。但結句曰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颯颯兼狂風。忽如此轉。不惟與上意相反。味亦索然。縱竿頭進

步不宜爾。

駱義烏翫初月詩。忌滿光恒缺。雖着議論。故自佳。但後二句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鈞。何爲又別立論頭。不顧前旨也。

詩嫌于盡

劉希夷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頗甚氣岸。陶翰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尤爲健決。劉結曰。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盡興語也。陶結曰。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敗興語也。崔國輔從軍行曰。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裏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傳

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鬪。一段踴躍之氣。勃勃言下。觀上官昭儀評沈宋晦日昆明詩優劣。足定數詩高下。○劉長卿曰。回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亦妙于作不了語。其摹寫悍勇。則神彩更在崔上。

字法

作詩雖不必拘拘字句。然往往以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工而害其篇。如林處士鳥戀藥欄長。獨立樹欺詩壁半旁生。膾炙今古。愚意欺字未善。當作愛惜。遜避之意。始與旁生字相應。又東坡長君邁有葉隨流水歸何處。

牛帶寒鴉過別村。寫景亦佳。然何處固不及別村之工。
○作詩雖貴句烹字鍊。至入險僻則亦可憎。如武允蹈
露萱鉗宿蝶。風木撼鳴鳩。極其苦搜。十字中止得一鉗
字。餘竟不新。然新而入俗。何貴于新。又屋頭風過。鴈燈
背月移窗。亦由苦吟而出。究竟不雅。

下字尤忌氣質。如王鎬送潘文叔催租例。擾潘邠老。付
麥誰憐石曼卿。語意俱佳。例字却張致可厭。

古有佳事入之詩。反俗者。如王介甫應學士召。王介以
詩諷之曰。蕙帳一空生曉寒。極有清氣。上句草廬三顧
動春蟄。一何鄙俚。皆由不鍊字之故。若以雅字易去動。

春蟄則善矣。

風土詩雖宜精切。亦以韻勝爲貴。如許崇送龍州樊使
君曰。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周山送人尉黔中曰。公
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古所共推。然許語無周之雅。不
得謂朴直勝點染也。

余兒時嘗聞先君語曰。方干暑夜正浴。時有微雨。忽聞
蟬聲。因而得句。急叩友人門。其家已寢。驚起問故。曰。吾
三年前未成之句。今已獲之。喜而相告耳。乃蟬曳餘聲。
過別枝也。後余見其全詩。上句爲鶴盤遠勢。投孤嶼。殊
厭其太露。咬文嚼字之態。不及下語爲工。凡作詩鍊字。

又必自然無跡斯爲雅道。

屬對

佳句每難佳對。義山之才猶抱此恨。如秋日晚思枕寒
莊蝶去。雖用莊周夢蝶事。實是寒不成寐耳。對口窗冷
胤螢消。此却是真螢。未免借對。不如上句遠矣。雪詩馬
似困鹽車。佳句也。上云人疑遊麴市。却醜深樹見櫻桃。
一顆曰痛已被鶯含。事容有之。實爲俊句。上句惜堪充
鳳食。又涉牽湊。僧壁曰琥珀初成憶舊松。實勝賈島種
子作喬松。總言禪臘之久耳。上句蚌胎未滿。思新桂語。
雖工。思之殊不甚關切。

